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人与超人

— 1925年获奖 —

[英国] 肖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圣女贞德

— 1925年获奖 —

[英国] 肖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李斯◎等译

1561.3

8

2006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人与超人

Renyuchaoren

— 1925年获奖 —

〔英国〕肖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时代文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超人/(英)肖伯纳著;李斯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 9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附剧作《圣女贞德》

ISBN 7-5387-2177-0

I. 人... II. ①肖... ②李... III. 戏剧文学—剧本—英国—现代 IV. I56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029 号

人与超人 (附剧作:圣女贞德)

| | |
|---------|--|
| 作 者 | 肖伯纳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选题策划 | 陈 琛 |
| 责任编辑 | 陈 琛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
| 电 话 |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
|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700×1000 毫米 1/16 |
| 字 数 | 460 千字 |
| 印 张 | 12.5 |
| 版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7.5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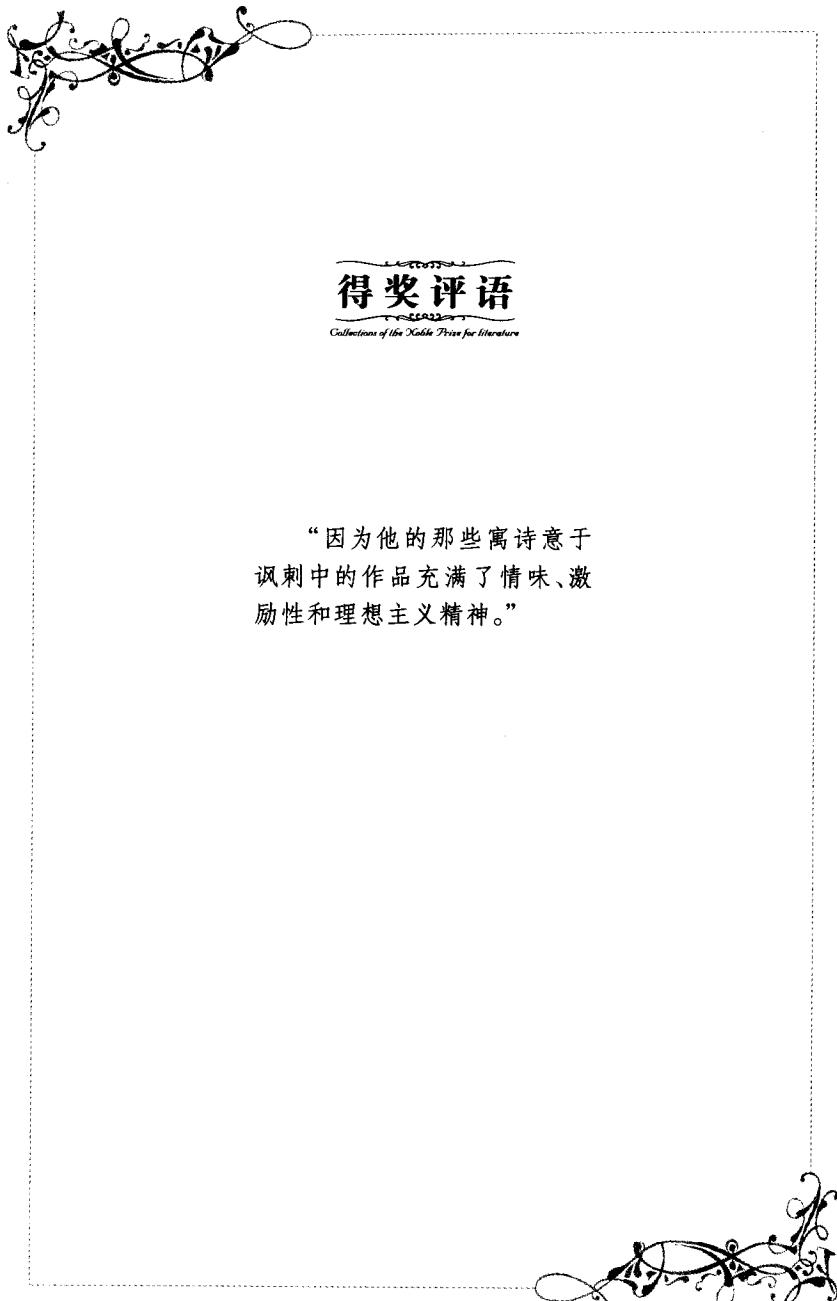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 《普吕多姆诗选》
- 《卡尔杜齐诗选》
- 《吉檀迦利》
- 《罗马史》
- 《超越人力》
-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 《米洛依》
- 《大帆船》
-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 《你去什么地方》
- 《基姆》
-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创造进化论》
-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 《织工》《沉钟》
-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 《明娜》
- 《乐土》
- 《母亲》
- 《奥林匹斯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 《卡尔费尔德诗选》
- 《土地的成果》
- 《诸神渴了》
- 《叶芝诗选》
- 《农民们》
-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 《克丽丝汀的一生》
- 《布登勃洛克一家》
- 《巴比特》
- 《福尔赛世家》
- 《伪币制造者》(另附《窄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装帧设计： Tel: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得奖评语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因为他的那些寓诗意于
讽刺中的作品充满了情味、激
励性和理想主义精神。”

颁奖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瑞典学院委員會主席
霍爾斯特姆

肖伯纳年轻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他一贯的世界观和对社会问题始终如一的态度已经萌芽。这是人们不断地非难他缺乏正直和控诉他在民主殿堂中扮演职业小丑的最佳答辩。从一开始，他的说服力就如此强劲，使人认为一般社会发展的过程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反而引导他走向他现在所演说的讲坛上。他的思想属于抽象的、论理的改革主义，虽然这思想并非起始于他，但他却使它具有明确性并发出光辉。对他而言，这思想加上机智、反传统、最上乘的幽默，凝聚成文学领域中的稀有瑰宝。

最使人们迷惑不解的是他的乐天旷达。他们乐意相信这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游戏，也渴望有出人意外的情节出现。很难令人置信地，肖氏自己曾公正地宣言他那看似无心的姿态只是一种策略：他必须逗人发笑，人们才不会想到要吊死他。但我们很清楚，他既然敢直言不讳，就绝不会畏惧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他选择这些作为他的武器，一方面是他与生俱来的才情使然，一方面也因为这是最有效的。他秉持全然的良心与忠诚的信念，以他纵横的才气指挥着他其他的特性，走向他的目标。

开始，他在艺术批评及社会学的范畴内，便以改革主义的先知自居，和他后来所从事的有不同的重要性。不久，他就以评论家、受欢迎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引人注目。在英国和巴黎的剧坛中，他以易卜生^①的拥护者和浅薄无聊的传统戏剧的反对者闻名。为了要把他自己提出来的戏剧理论付诸实践，他自己本身的戏剧创作很晚，36岁才开始。他胸中题材无数，因此一下笔就直抒胸中块垒，畅所欲言，

^① 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18—1906)，挪威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1877年开始出版的那些攻击社会问题的剧作，像《社会栋梁》(The Pillars of Society)、《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军鬼》(Ghosts) 等，影响近代剧坛甚大。

卓然成篇。

以这种直抒胸怀的方式，他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戏剧艺术。我们要依其特殊的方针，来给予它评价。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全在于结构和形式，由于他思路敏捷，又精通戏剧，他轻而易举地达到他认为为目的所需的戏剧效果。他实践理想时的直接专注，和他思想中的斗志高昂、变化多端与包罗万千，都是他与众不同的特性。

在法国，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莫里哀^①”。他们确实有相似之处，因为肖氏自认为他在戏剧艺术上是有古典倾向的。他所说的“古典主义”，是指蓬勃的理性思考力、辩证方式和反对有关浪漫主义的一切。

他首先创作他所命名的《不快之剧》（1898），剧中没有观众期望的、言之无物的娱乐和溺于感情的教规，而是让观众面对着丑陋残酷的社会真相，因以名之。这些作品严肃地讨论社会弊病——穷人的被剥削及堕入风尘，而那些剥削者反设法以此来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

肖氏对社会进行严厉无情的批判，但却公正不倚；而且，在他刻画罪人时，他能洞察他们内心深处的变化历程，这都是他的特色。即使在他这些早期作品中，他的最佳特质之——人道思想，已卓然可见了。

《快意之剧》（1898），他改变了风格，大致说来，主题相同，但气氛轻快些。其中一出使他初露头角，这就是《武器与人》（Arms And the Man），剧中他试图揭露穷兵黩武将导致脆弱不堪，与和平时的冷静、平淡无奇做对比。他的反战论调赢得观众实时的认可，比他以往得到的都多。在《堪底达》（Candida）中，这是个《傀儡家庭》^②式的剧本，不同的是有个快乐的结局。这是他最富诗意的创作，主要是由于此剧中那个坚强、优越的女性，对他——原因不明——已变成普通的典型，被他赋予了更丰富、更热情、更文雅的内涵。

在《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 1903）中，他宣示了由于女人现实和坚毅的本性，她们注定要成为超人，超人的到临是早被预知，而且是许多人热切盼望的。这出喜剧是令人发笑的，但作者寓真意于其中，甚至可使你联想到他反对早年英国人对柔顺女圣徒的景仰。

他的下一出伟大的思想剧^③《芭芭拉少校》（Major Barbara, 1905），有较深的意

① 莫里哀（Molière，原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法国最伟大的喜剧作家。虽然他只写喜剧，但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并不亚于莎士比亚，著名的作品有《塔杜菲》（Tartuffe）、《夫人学堂》（L' Ecole des femmes）、《村学究》（Le Maitre d'Ecole）等。

② 《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易卜生名作，初演于1879年，又名《娜拉》（Nora），叙述娜拉由其夫病，假冒其父名义向一恶棍贷款，其夫毫不知情，尔后事被揭发，其夫不但未加宽解，反加以痛责。娜拉受此刺激，彻底觉悟，知其夫视她不过一傀儡，遂离家而去。此剧提出了妇女的社会问题，使当时漠视女权的社会大为震惊，大大影响了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

③ 用形象来表现思想的戏剧。



义。它讨论到应如何克服邪恶：是以内在的欢喜的精神，和宗教的牺牲方式或外在的根绝贫穷与扫荡所有社会弊端的方式。剧中的女主角，他所塑造最特出的女性角色之一，最后在金钱的诱惑和救世军的权利下妥协了。在此，思想过程的描绘非常生动有力，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此剧并非完全一气呵成，但他显示出在实际信仰的生活中，有一种令人叫绝的、清新的、鲜明的快乐感和诗意。肖氏，一个理性主义者，在此表现得比他平常处理这种情况更开放、更有侠义精神。

时间不允许我们提示他进一步的活动过程，甚至是他的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我们不提别的，单说他不着痕迹地就把武器转向任何他认为有偏颇的现象。在《心碎之屋》(Heartbreak House, 1919)中，他最不容情地攻击，他以喜剧的风格努力去发掘人们在艺术、科学、政治、赚钱和耽于美色之种种琐事的羁绊下，任何形式的刚愎、不自然，在前进文明中常见的病态，真理的忽视，良知的泯灭，心地的残酷等的具体表现。但不知是由于材料的过度庞杂，或者是难将此种题材以轻松的方式写出，这一作品只落得以空幻的象征主义的凄清的形象，被收藏于博物馆中了。

在《回到麦修撒拉身边》(Back to Methuselah, 1921)中，他完成了一篇比以往更具智能的序论，但这剧在实际演出时，演员必须比他真实年龄多上数倍，才有足够的智能来应付这世界——一个毫无指望，绝无欢笑的世界。作者似乎使这人脑筋过分发达，以致感官功能大受损害。

而后是《圣女贞德》(Saint Joan1923)，显示出这个令人瞩目的人已达到一个诗人创作的最高峰了。这出戏他是特别为了在舞台上演出而作的。那时，剧坛上最被重视和常演的，就是使人能够感到实时快乐的作品，他为了显示出他的真实价值，不惜引起地方上的反对。肖氏对他以前历史剧的前言，并不满意，因此，很自然地，他将他丰富敏捷的才思和一种有意的历史想象力和真实性的阙如混合为一。他的世界缺少一个要素——时间要素。不过，根据最新的理论，这并非指缺少空间意识而言。这不幸的使他缺少对历史的敬意和有一种和任何教条毫不兼容的倾向。

大致说来，在《圣女贞德》中，他虽然仍怀揣着相同的想法，但他心中却在一个非现实的领域中为他的女英雄找一个立足点，也因此他才能赋想象力于血肉之躯上。经过尚存疑问的修正，他把她的形象单纯化，但在字里行间她的影响却鲜明如生。他使圣女贞德紧紧地扣住大众的心弦。这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品在真正的英雄主义已没落的时代里，以揭露英雄主义而特出。此剧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原因主要系于它不可否认的艺术价值。

从这个观点，我们追溯肖氏的佳作，从他对圣女贞德这英雄人物的描绘中，我们会发现较容易在他的嬉笑怒骂和抗议挑战之下，找出同一个理想主义的特点。他对社会的批评和社会发展的期望，或许会使我们觉得理论太直率，思虑太不够完密、观念没有系统化；但他与没有任何固定基础的传统概念抗衡，与似真似假的、或半假的传统感情辩驳，都可证明他的志向远大。而更令人赞佩的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他

的不诉诸与感情的方式所尊敬的美德——心灵的自由、忠诚、勇气，思路的清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罕见其匹的。

我以上所言，只是肖氏一生工作的一瞥，而且还没提到他著名的序言——或者该说是论着——附在大部分剧本之中的。这些序言中的佳作在文笔简炼，才思敏捷，才气纵横上，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他的戏剧使他成为我们当代最迷人的作家，而他的序言使他和伏尔泰^①同列——当然指伏尔泰的最佳之作。从朴实无华的风格和古典的表达方式来看，它们把他的思想，把他对时代的新闻记者式的评论表达无遗，更重要的，它们使他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永垂不朽。

注：肖伯纳没有正式的致答辞。

^① 伏尔泰 (Voltaire 原名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法国革命前之大思想家，文章为一代之冠，冷嘲热讽，咄咄逼人。著作有七十二卷，包括戏剧、小说、评论、诗歌、历史等类，其中较有名的有《爱里尼》(Irene)、《沙尔》(Zaire)、《憨第德》(Candide) 等。

剧中人物表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 | |
|---------------|--------------|
| 罗贝克·阮士登 | 简称阮英国绅士 |
| 苏珊·阮士登 | 罗贝克·阮士登的妹妹 |
| 约翰·田纳(杰克) | 《革命家手册》的作者 |
| 欧克泰威斯·鲁宾森(泰威) | 诗人 |
| 薇奥蕾·鲁宾森 | 欧克泰威斯·鲁宾森的妹妹 |
| 安·怀特菲尔德 | 英国小姐 |
| 怀特菲尔德夫人 | 安·怀特菲尔德的母亲 |
| 马荣 | 美国富豪 |
| 赫克特·马荣 | 马荣之子 |
| 亨利·史特拉克 | 田纳的司机 |
| 门多萨 | 内华达山脉的土匪头目 |
| 无政府主义者 | 土匪之一 |
| 忧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 土匪之一 |
| 粗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 土匪之一 |
| 杜华 | 法国人, 土匪之一 |
| 牧羊者 | |
| 魔鬼 | |
| 唐璜 | |
| 安娜 | |
| 雕像 | |

CONTENTS

目 录



人与超人

- 1 颁奖辞
5 剧中人物表
1 第一幕
29 第二幕
45 第三幕
89 第四幕

圣女贞德

- 110 剧中人物表
111 第一场
121 第二场
133 第三场
137 第四场
147 第五场
155 第六场
175 第七场
187 肖伯纳作品年表



罗贝克·阮士登在他的书房，拆着早晨收到的信。书房布置得华丽充实，令人一望即知主人是有钱的。房间一尘不染，显而易见楼下至少有两个女仆和一个侍婢，楼上有一个管家督促着她们工作。甚至罗贝克的头上也是亮光光的，如果有阳光照耀，他只要点个头就能借日光的反射，把他的命令，传达到距离遥远的营房。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表明他是个军人。他沉着稳健的态度，他期望人家尊敬他的威严，自从他打败了劲敌，获得了安逸、超越、权势、财力之后，一张坚决果断的嘴已化为温和了，这些都是由他活跃的平民生活得来的。他不仅仅是个极受尊敬的人，而且是他们中的一个领袖，在董事会中他是董事长，在市议员中他是市府参事，在市府参事中他是市长。四束灰白色的头发，均匀地生长在两片耳朵上和突出的面颊骨边，不久就要像白云母一样的白，在别的地方也很类似了。他穿着黑色大礼服，白背心（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和一条既不是黑，又不是纯蓝，暗淡混合色的裤子，这种颜色的布是现代的制布商特意制来配合一般有身份的人的。今天他还没有外出，所以他仍然穿着拖鞋。他的鞋子已为他准备好，放在炉前地毯上，他大概没有男仆，也没有拿着速写簿和打字机的秘书，从这点看起来，我们可以推想到这个伟大的公民的家庭生活远没有受时髦和新玩艺的影响。而铁路局和旅馆业联营的，只花两个基尼，还包括头等来回车票，就可以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在福克斯东过着真正绅士生活的这种事业，也没有使他躁烦过。

罗贝克多大了？这是思想剧开始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事情都靠他的青年期是属于 19 世纪 60 年代或 80 年代来决定。事实上他生于 1819 年，从少年时代，他就是个一神教的信徒和自由贸易论者，从《物种原始论》^① 出版后，又成了进化论者。

^① 《The Origin of Species》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著，《物种原始论》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物竞天择》、《自然淘汰》和《适者生存》。

总之他自认为前进思想家和直言不讳的改革家。

他坐在写字台边，右边有几扇窗子，临着波特兰普来士大街。如果窗帘没有放下，那么，好奇的观众，就可以和在舞台前一样，从这些窗子里看见他的侧面。他的左边是内墙，放着一座高大的书架，门离他稍远，并不在屋子正中。在他对面的壁前，有两根圆柱，挂着两幅半身像；左边的是布来特^①，右边的是史班塞^②。在这两幅像中间挂了一幅柯布敦^③的雕刻半身像和马蒂诺^④，赫胥黎^⑤，艾略特^⑥的放大相片；又有瓦兹^⑦底寓意的单色画（罗贝克是个不懂美术而又热心崇拜美术的人）和杜邦雕刻的得拉罗契^⑧的美术半圆堂的壁画，上面画着各时代的伟人。在他后面的壁上，壁炉架的上面，有一张模糊不清的全家照。

写字台旁边放着一张椅子，为客人准备的。另外两张椅子，靠着墙壁放在那两幅半身像的中间。

侍婢拿着一张名片进来。罗贝克·阮士登接来一看，愉快地点一点头，显然是个受欢迎的客人。

阮：请他进来。

侍婢出去，和客人一同回来。

侍婢：鲁宝森先生。

（鲁宝森先生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人家见了一定会以为他是剧中主角，因为在同一剧中，绝不至于还有第二个这样动人的男性出现。他那纤长适度的身材，典雅而新制的丧服，小型的头，端正的面貌，美丽的短髭，坦白而明亮的眼睛，容光焕发的脸色，梳得很光泽的头发，虽不卷，但发质精美乌黑，柔和的弯眉，平直的前额，和俊俏的尖下巴，这一切都表示出这个人将会谈恋爱，又受恋爱的痛苦。但从他那可爱的诚挚，热心谦恭的态度上表示出他是个敦厚可亲的人，因此相信他虽受痛苦，也一定会得到别人同情的。当他进来的时候，阮士登的脸上流露出如父亲对儿子一般的热爱和欢迎。但当那少年面带忧戚，身穿丧服走近前来时，又使他的表情转为悲哀了。阮士登似乎了解死别的悲痛，当少年沉默地走近写字台时，老人站了起来，一言不发，隔着柜子握他的手。

① John Bright, 1811—1889, 英国演说家及政治家。

②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

③ Richard Cobden, 1804—1865 英国政治家及经济学家。

④ James Martineau, 1805—1900, 英国神学家及哲学家。

⑤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英国生物学家。

⑥ George Eliot, 本名 Mary Ann Evans, 1819—1880, 英国女小说家，著名小说有《亚当皮特》(Adam Bede) 和《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 等。

⑦ George Frederic Watts, 1817—1904, 英国画家及雕刻家。

⑧ Paul Delaroche, 1797—1865, 法国画家。

那很长而充满感情的握手，好像在说明这最近发生的伤痛是他们两人共有的。)

阮：（握完了手，高兴起来）好啦，好了，欧克泰威斯，这是人们共同的命运。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请坐吧。

（欧克泰威斯坐在来客用的椅子上。阮士登回他原来的座位。）

欧：是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事实，阮士登先生。但是我欠他太多了。凡是我父亲在世时，所能做的事情，他都替我做了。

阮：你知道他自己没有儿子。

欧：但是他有女儿。而且他对待我妹妹也和对我一样的好。他死的那样突然！我常常想着要谢谢他——让他知道我并非和儿子受他父亲的照应一样，将他对我的照应视为当然。我在等着机会，可是现在他死了——突然的就死了。他永远不会晓得我的意思。（取出手帕，情不自禁地哭起来。）

阮：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欧克泰威斯，说不定他知道你的意思了。唉！不要悲伤了。（欧克泰威斯控制他自己，把手帕放好）好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让你宽心吧！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就在这间房间里——他对我说：“泰威是个慷慨豁达的孩子，是个诚实高贵的人。我看不见人家得不到儿子什么侍奉时，就感觉到他比我自己儿子还要好得多了。”唔！这使你觉得安慰多了吧？

欧：阮先生，他常常对我说，世上只有一个人可算是诚实高贵的人物，那个人就是罗贝克·阮士登。

阮：噢，那是他的偏爱。你要晓得我们是老朋友了。但是关于你就不同了，他还常常说些别的话，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欧：你自己斟酌吧。

阮：是关于他女儿的。

欧：（急切地）关于安的啊，请您告诉我，阮先生。

阮：他说他就是高兴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为他以为将来你和安——（欧涨红了脸）唔，这话也许不应当告诉你，不过他是认真地说的。

欧：啊！我不觉得我有机会，阮先生，你知道我是不看重金钱和世人所谓的地位的。要我为这些东西去奋斗，我是没兴趣的。安有敏锐优美的特质，但她一直喜欢这种事情，她认为如果男子没有野心，那他的性格就不算完美。她知道要是她和我结婚，她就必须找出些理由来自解，免得因我没有什么大成就而感觉羞耻。

阮：（站起来，把背转向壁炉）瞎说，孩子，瞎说！你太谦虚了。像她的年纪，哪晓得什么是男子的真正价值？（更严肃地）而且她是个极孝顺的女孩子。她父亲的愿望对她来说将是很神圣的。你要晓得，自从她懂事以来，我不信她曾经对于一件事的做与不做，是以她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的。她总是说“父亲要我这样”，或者“母亲不会喜欢”。这几乎可说是她的一种缺点。我多次告诉她，她必须为她自己着想。

欧：（摇着头）我不能要求她和我结婚，说是她父亲的愿望，阮先生。

阮：唔，也许不能。不，自然不能。我知道……不，你一定不能。但当你拿你自己的长处

来赢得她的芳心，使她完成她父亲的愿望和她自己的愿望，这样她一定非常快乐的。
嘿！努力吧！你将会向她求婚，不是吗？

欧：（欢愉中带着忧郁）总之，我跟您保证，我是不会向别个女子求婚的。

阮：啊，你不必如此。她会接受你的，孩子——虽然（说到这里，他突然变为非常严肃）
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欧：（忧都不安地）是什么缺点，阮先生？是我许多缺点中的哪一个缺点？

阮：我告诉你，欧克泰威斯（他从桌上拿出一本红布面装订的书），我手里有一本逃过被
普通刽子手烧掉的最可耻、最具诽谤性、最胡闹、最粗鄙的书。我还没有看过，我不
愿拿这种龌龊的东西来使我的灵魂堕落，我已经看过报纸上对它的批评。我只要看书
名就够了，（他读书名）《革命家手册》，有闲阶级会员约翰·田纳著。

欧：（微笑）但是杰克——

阮：（暴躁地）拜托你不要在我的家里叫他杰克。（他用力地将书向写字台上一扔。然后
稍为平静些，越过写字台走近欧克泰威斯那边，带着十分庄严的口气向他说）现在，
欧克泰威斯，我了解我死去的朋友说你是个慷慨豁达的孩子，那句话是不错了。我晓得这个人是你的同学，因为你们从小就有交情，你必须支持他，不过我要请你换个角度
考虑一下。我朋友家里待你同儿子一样。你住在那里，便不能叫你的朋友不去那里。
为了你的缘故，田纳几乎从小就在那里进进出出。他叫安的圣名和你一样的随便。唔，
她父亲在的时候，那是她父亲的事情，不是我的。他只当田纳是个孩子；田纳的意见是些可笑的材料，就像小孩的头上套上一顶大人的帽子。可是现在田纳是个成年的男子，
安是个成年的女子。她的父亲又死了。我们还不晓得他遗嘱的确实内容，但他时常和我谈到；我确定那遗嘱指定我做安的监护人和财产管理人，就像我确定你坐在那里一样。（用力地）现在我老实告诉你，我不能，也不愿让安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叫她为了你的缘故，而去亲近田纳这个人。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
应该的。你对于这件事要怎样处理呢？

欧：但是安自己曾经告诉过杰克，无论他的见解如何，他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他是她父亲的朋
友。

阮：（不耐烦地）那个女孩子真不懂得怎样才算真的顺从她的父母。（他像一只被激怒了
的牛一样猛向布来特的像冲去，但像上的表情对他并无同情。他又连说带怒冲向史班
塞那边去，但史班塞对他也冷漠异常）抱歉，欧克。但是人对于社会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你知道，我并不是个冥顽不化或心存偏见的人。你知道我还是个平民阮士登，有人做了很
少的事，却得到了许多美名，就因为我总是凭着良心本着自由和平，而他们却去讨好教会和贵
族。怀特菲尔德和我就因为我们的新见解一而再地失去机会。但我可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乱爱那一类的东西划清界限。倘使我是安的监护人，那她必须
知道她对我的责任。她必须禁止田纳到她家里；你也必须如此。（侍婢又回来。）

欧：但是——

阮：（注意他的仆人）嘿！什么事？

婶：田纳先生要见你，先生。

阮：田纳先生！

欧：杰克！

阮：好大胆的田纳，要见我！对他说我不能见他。

欧：（被伤害地）我很难过你这样拒绝我的朋友。

婶：（沉着地）他已不在门口了，先生。他在楼上会客室和阮小姐在一起。他是和怀特菲尔德夫人，安小姐，鲁宾森小姐一同来的。（阮士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宣。）

欧：（咧嘴而笑）那正是杰克的举动，阮先生。即使您要拒绝他进来，也须见他一面。

阮：（带着强抑的怒气用力地说出他的话）上楼去请田纳先生好好下来。（侍婢走出去，阮士登回到壁炉边，好像把它当作堡垒一样）我觉得他是鲁莽的讨厌鬼——哼，也许这就是无政府党员的态度，我希望你喜欢他们。安同他一块！安！一个——（他说不出话来了。）

欧：是的，那也是令我惊讶的。他平常非常的怕安。这其中必有缘故。（约翰·田纳突然开门进来。他还太年轻不能形容为有须的成年男子，不过到了中年，他是会变成那种样子的。他仍然有青年苗条的体态，但这种年轻并非他有意做作的结果。他的大礼服可以适合一个首相的身份。他挺胸抬肩，头部高昂，威仪堂堂，他的头发像马鬃，一大束淡褐色的头发从高耸的前额向后披过去，他的形象与其说是像英勇的朱比得，不如说是像风雅的阿波罗。他口才流利，性情浮躁，而容易激动〔注意他哼着气的鼻孔，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有点生气的样子。他的服装也是很考究的，不是因为喜欢鲜艳华饰的虚荣，而是因他对一切事情都抱有认真慎重的观念，像他去拜访人家，也像在举行结婚典礼或破土仪式。他是个敏感，脆弱，夸大而热心的人，假使没有一点幽默感，他是会流于夸大狂的。）

恰巧现在他的幽默感不见了，说他是受了刺激，也不为过。因为他的情绪时时都在这种状态中。他现在正在张惶恐慌之中，他直向阮士登冲去，好像决心要在炉前毯子上射死他。可是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是手枪，而是一张文件，他把文件朝着阮士登的愤怒的鼻子丢去，一边叫——）

田：阮士登，你晓得这是什么吗？

阮：（傲慢地）不晓得。

田：这是一份怀特菲尔德的遗嘱。今早安拿到的。

阮：你说安，我想是怀特菲尔德小姐吧！

田：我说我们的安，您的安，泰威的安，现在，上帝帮我，是我的安！

欧：（站起来，面色苍白）你什么意思？

田：什么意思！（他拿起遗嘱）你晓得这张遗嘱上指定谁做安的监护人？

阮：（不客气地）我相信是我。

田：你！你和我。唉！我！我！我！我们两个人！（他把遗嘱丢到写字台上。）

阮：你！不可能。